

# 江南无所有 聊赠浙商魂

王永昌

浙商发展研究院即将走过第十个年头。这十年,我们一路走来,走得踏实,也很有收获。

当年省委主要领导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问一问,我们对浙商及民营经济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对浙商成长及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得够不够?对浙商及民营经济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对浙商及民营经济的关心关爱给予得够不够?“四问”之后,浙江日报社第一时间响应和落实省委号召,提出希望成立研究院来助推浙商发展。

研究浙商、宣传浙商、发展浙商、引领浙商、提升浙商,是我们浙商发展研究院的初心和使命。

为此,十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概括起来,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学习。主要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杂志的同志们以及广大浙商,一起学习党中央对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及省委省政府对浙江发展的要求、精神。其二,我们和浙商相互学习。围绕学习,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浙商之所以成为浙商,是因为爱学习;浙商之所以能够打天下、闯天下,之所以能行稳致远,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爱学习。浙商是爱学习的群体。二是调研。浙商发展研究院成立后,对企业、对浙江乃至全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走访企业、探讨国内外经济形势、每年都会提出“三原色”经济报告等。在调研的基础上,还有咨询、释疑、解惑,提出建议。我们的很多建议不但直接为浙商服务,还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有的甚至作为内参报给中央高层参考,这些都

是同我们的调研联系在一起的。三是交友。既要认识浙商、宣传浙商、提升浙商,就要和企业家交朋友。十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同企业家交了不少朋友。我们多少可以说是浙商的良师益友。四是鼓劲。我们通过各种载体宣传浙商,为浙商、为民营企业鼓与呼。五是提炼。我们对浙商的发展经验、对浙商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对浙商的时代特性等进行了多维度研究、提炼,实际上就是“问道浙商”。我们试图在已有认知的基础上,给浙商一种思想的引领、文化的引领。围绕浙商精神高地,我们做了不少研究探讨工作。

事业是无止境的,浙商也将不断发展,我们对浙商的研究还是要接续进行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十年要画个句号了。

我从担任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起,最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历史角度看,任何一个商帮都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们的浙商怎样能够作为一个群体行稳致远,几百年甚至更长远地存在下去?

因为原来形成浙商的独特条件正在普遍化,原来早发的乡镇企业、先人一步的民营企业,从今天的发展环境、政策环境来讲,全国各地基本都差不多了,创造“四千精神”的老一代浙商也逐渐退出舞台,他们的事业正传承给新一代的浙商。我们的浙商如何与时俱进,如何不断地向前走,如何保持引领时代发展?十年研究浙商也给我许多启示。

我对浙商的未来为什么充满信心呢?简单地讲,那就是我们的浙商能在已有素养的基础上,把浙商魂、浙商脊梁、浙商精神、浙商的内在要素做强。浙商是有浙商之“道”的。

正因为如此,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浙商发展研究院十年来主要做了什么、贡献了什

么?浙商的未来需要注入什么、提升什么?由此,我也想到了南北朝时一位将军诗人陆凯赠给友人范晔(《后汉书》作者)的一首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我想用“江南无所有,聊赠浙商魂”作为纪念礼品,以期对这十年作一总结,对未来予以厚望。

“江南无所有,聊赠浙商魂”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我们浙商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体,就要有整体意识,要有“集体记忆”,要有自己的灵魂,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标识,要形成一种自觉的思想支撑,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用王阳明的心学来解释,那就是我们的浙商要有一颗澎湃的心,一个强大的心的力量,也就是要有强大的“心力”。这是浙商的内在灵魂和坚挺的筋骨。

我们浙商要在“千方百计”创新创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为更富有家国情怀的“智慧之商”“圣贤之商”。由此进一步拓展下去,也就是我们的浙商要做到“人我”统一。

浙商的商道首先是“人我”的统一,最深层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和天下大道相统一,要达到天人统一。这是一种家国情怀、一种智慧、一种境界。如果拥有了这样一颗澎湃的、阳光的心以及强大的内在力量,我们的浙商就能够迎风破浪、勇立潮头,就能不断地发扬浙商的“四千精神”去创新创业。

浙江的发展繁荣必须根植于浙江企业家的强大,而浙江企业家的强大则必须依托于浙商内在心灵的强大,向着卓越、向着未来,不断地去学习和超越。就像宗庆后董事长刚刚讲的那样,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只要干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浙商精神,这就是浙商独特的拼搏精神,这就是不断

创新创业的奋斗精神。

一切美好都是奋斗出来的。我认为对浙商的问道永远没有终止符,需要不断地追问下去、不断地进行充实提升。因为浙商也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提升的。

为了今天这个庆祝活动,我将自己对浙商的认知写成了一首小诗,以此表达我对浙商的感情:

年年风云话浙商  
别了昨日荣  
缘心起情更长  
夜深梦浅还思量  
一路尘烟 万里冰霜  
策马扬鞭闯疆场  
遍地英雄创业忙  
边关雁 天涯客  
摘星邀月入行囊  
浙商 浙商  
带风沐雨化故乡  
踏浪弄潮迎朝阳

这首诗的题目是《风雨化故乡》。我认为,浙商之所以成为浙商,正是因为他们把风雨雨雨打拼中才成为浙商的。十年过去了,和昨天不一样了,但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无论社会再怎么进步、科技再怎么发达,都需要一种

千方百计的创新创业精神,在风雨中打拼的智慧和精神。没有风雨长不出花朵,没有拼搏出了精彩。把“风雨化为故乡”,这就是我们的浙商!

(作者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是在浙商发展研究院成立十周年紀念活动上的演讲节选)

## 踏歌行

### 从来茗香飘田园

方刚

这一片片嫩绿的茶叶,  
夜色怀抱酣然入梦,清、敬、和、美油然而生。  
独山驿站,艺术螺旋,  
写意漩涡,松阴水涵。

我站在紧罗松阳县城的艺术佳作上,  
仰望苍穹,星光璀璨,月色淡雅,  
远观群山,绵延起伏,黑影迷离,  
近看松阴,溪水低唱,灯辉闪烁,  
眸视独山,蟾峰闹雄,风月无边。

席腰绶回,盘旋曲折的木桥驿廊上,  
陆和茶书院,童趣盎然,书声琅琅,  
芳华少女,纤指弹拨,琴韵幽雅。

窗内,众多茶人,细品香茗,悠然自得,  
吟诗咏文,音乐曼妙,书画典雅,  
棋枰博弈,焚香缥缈,花影绰约。

窗外,恋人相对,耳鬓厮磨,喁喁私语,  
水上泛舟,桨轻轻摇,波纹细漾,  
绿道骑行,车灯明灭,策车慢行。

多么撩人的夜色,  
多么醉人的情境,  
一如小夜曲,  
奏鸣在百里茶乡的青山绿水中……

## 展处留痕

### 面朝大海入梦来

李慧慧

大皎山是一个村,也是一个岛,位于舟山市岱山本岛西南面,四面环水,且周围水深基本上都在十米以上,是天然的深水良港,距离本岛三四海里。民国《定海县志·舆论》载有“大皎山,在岱山南五里半”。因岛似蛟龙,故名大皎山,村以岛名。

后来为什么是山字旁的呢?据村里的老人说,那年有人去刻公章,拿来时,发现把“蛟”刻成了“皎”,于是将错就错了。也有人说,那时候预测天气的设备没有如此精良,海难事故时有发生,“蛟龙”原就是古代传说中中兴风作浪、能发洪水的龙,老人们觉得此“蛟”不吉利,遂改为“皎”字。真假假假的,反正上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一直以大皎山村名了。

我上过大皎山岛三次。第一次,与文学有关,来此开研讨会。讨论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我能够想起来的,是在灯光下,一群人听着海风一起畅谈。第二次上岛,民宿的主理人换了,从大叔变成了一位长相文艺的姑娘。那次,我沿着岛仔仔细地走了半圈,看到了满天飞翔的海鸥在天上绕着不走,那一刻,我有点创作的冲动,终于想出了某个未能结尾的短篇小说。这两次上岛,去的时候都是坐着小且老旧的渡轮,票价只有五元。中途在官山岛停靠。回程的时候,两次都是包船。

第三次,我们乘坐王波船长的休闲渔船,从另一个码头出发。王船长是2014年上大皎山岛的,是岛上唯一一位从事渔家乐的。最忙的时候是七至九月,游客们都是通过亲戚介绍和微信联系的。那次,我好好地上山走了一圈。山路并没有杂草丛生,有一条修得比较完整的小路直达山顶。朦胧的阳光下,山上的植物青青翠翠的,野生的黑木耳很多。下了山,我们坐在小木屋里吃上了自己沿途捕捞的海鲜。

近几年,养殖业竞争激烈,效益不如前几年红火,村委抓住了发展旅游业的机会,开始打造旅游休闲岛。老书记傅国荣说,这个岛所有的老人总有一天会离开,到时候这个岛就成了无人岛了,但这个岛那样美好,所以不能荒废。那几年,王船长带着客人上岛的时候,岛上没有民宿,没有旅馆。

为了做好旅游业,2017年,村委把原来荒废的村小学打造成了民宿。建造民宿的时候,岛上的电与水也是费了一番功夫。老书记告诉我,民宿需要水电,但当时岛上吃用的水是井水,是村民自己从山上接水管的,到了去年,才有了与城里一样的自来水。为了建民宿,当时在半山腰建了一座水塔,专门供应民宿的水源,且是把河水、井水、水库的水合成,才能保证正常运行。而电,直到2017年才用了上国家电网,原来一直是政府补助,村里自己弄了个小发电机组发电。

这几天,想第四次去岛上,计划了几次,结果次次落空。起初,因为有雾,一直停航,后来,有别的工作没能成行。但我的脑海里,对于岛上的一切,印象很深,仿佛就在昨天。

那一年,那个晚上,当我躺在民宿的某一个房间,透过大大的落地窗,能够看到外面的大海,听到非常清晰的哗啦哗啦的海水声。同行的几位友人在楼下的院子里聊着天,没有喧闹的汽车声,没有电瓶车和自行车骑过的声音,友人的声音在夜色中反而显得嘈杂了,渐渐地,他们一个个回了屋,窗外只有温柔的风声和美妙的涛声,一浪一浪的,让人睡得特别踏实。

如果不是窗外有路灯亮着,我觉得这个岛安静得不像有人类居住。仿佛那片大海是一个世界,右边的这些民居和民宿自成一个世界,奇怪的是,这两个世界没有间隔,融合得如此美妙。

在我看来,大皎山岛的安静,并不是孤寂的,在这里可以远眺秀山大桥,在泥潭钓钓鱼,捉捉螃蟹,面朝大海发呆,与爱人牵手坐在海塘上看日落,与小伙伴们在“红色大皎”主题党日活动阵地进行团建,出海捕捞鲜活美味的鱼,甚至什么都不做,就在民宿里坐在落地窗前听海看日出,看书、写作或画画,说不定灵感就来了。

盛夏来了,让我们一起去岛上吹吹风,发发呆吧。

## 艺境



中国画《百花向阳》 刘海勇 作

# 分应独善心兼善 家守清贫书不贫

周 膺

超越的一代大慈善家。在没有人愿为的情况下,他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15年,并在此后实际主持约16年,直至去世。杭州善举联合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组织,事实上履行了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几十年全面承担着杭州的民生事务。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主体架构是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下辖27个机构,涵盖杭州的所有民政事务。

普济堂设怡安堂(养老院)、清节堂、正蒙义塾、施药所、栖流所、恤灾所、给米所等机构。清节堂是在怡安堂基础上扩充的机构,收养70岁以上无依靠寡妇。栖流所收容患病旅客。杭州自来多火灾,恤灾所负责安置灾民。给米所是普济堂满额而向无法收容的老人发放粮食的机构。同善堂下辖10个机构,分别是制作并对贫穷之丧家者施舍棺木的施材局,对倒毙街头的无名尸体进行掩埋的掩埋局,为普通民众提供免费诊疗的施医局,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牛痘局、申请验尸的报验局、对守寡但有公婆子女需要抚养的妇女进行援助的慈惠集、对溺水遇难者进行施救的救生船、对贫穷者提供无息贷款的借钱局、收集写过字的纸张的惜字会,以及对贫穷无依少年施行免费教育和培养的正蒙义塾。它们的功能已经从比较单纯的传统慈善救济逐渐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转型。

当时施医局每天为1000多人诊视,牛痘局每年为1000多人种痘,掩埋局每年埋葬尸体3000多具。同善堂还广泛涉及城防、城乡水利路桥建设等事务。三堂而外杭州善举联合体还管理三仓(永济仓、义仓、富义仓)、宗文义塾、钱江义渡局、保甲局、迁善所、粥厂、丐厂、浚湖局、救火义集等机构。

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主要也是丁丙整合各方面资源并亲力亲为的成果。如重修拱宸桥、庆春桥、宝善桥、断桥,新建德胜桥、横河桥、普济桥、坝子桥、朱桥、万安桥、转塘、海昌堤坝、上塘河堤坝、奉口斗门,疏浚西湖、大运河、西溪河、沿山河、临平湖、南湖、北湖,开浚东河、驻防

旗营河道,重修湖心亭,修复湖墅水龙(消防栓)等。

丁丙又组织修复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杭州府学3所官学以及敷文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4所书院。因敷文书院地处万松岭僻地,又在城内别创敷文讲学之庐。还开设湖墅社学等,免费接收或资助贫寒子弟入学。又重修贡院考棚。

日本学者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指出:“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当今的都市行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的活动几乎涵盖了居住在这一城市的居民的各个方面。”“杭州善举联合体是处理都市行政相关的各种问题的庞大的组织机构,作为非官僚的城市居民所承担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规模最大的了。”

其工作人员达1000人左右,每年的总支出约10万缗,换算成白银约6万两。夫马进认为,善举总董的功能相当于市长,但非但这个“市长”不领薪,而且他领导的“市政府”完全依靠民力运作。巨大的资金缺口由“市长”赔补。长期担任善举总董的丁丙不仅心力交瘁,而且经济损失巨大。夫马进认为这种善举“带有徭役性质”,并将善举总董称为“徭役编审”。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次年春天,丁丙在病榻上最后编纂了一部被夫马进誉为“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这一点是其他资料无与伦比的”史料集——《乐善录》。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杭州慈善史以及晚清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建置、资产、规约、捐输、度支、人物等,是中国慈善史上最完整的经典文献,标志着中国慈善学的诞生。

丁丙主要生活于清同治朝和光绪朝前期。当时虽然有了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但还没有条件发展综合性商会,但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早期发展的一个特例,杭州善举联合体将慈善组织的功能扩展至社会事务的各个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社会整合力,超越于组织局限而成为城市自治或城市治理的主体,在太平天国战争劫难后主导了杭州的社会自救和社会重建。

## 名家走笔

丁丙、丁申、丁仁的名字现在不太为人所知,但杭州丁氏家族确是晚清民国时期杰出的文化世家。其中尤以丁丙成就最高,领风骚一时。

他是近代杭州或中国最早的实业开拓者或中国现代工业的先驱,所创办的当时浙江最大的棉纺织厂杭州通益公纱厂、最大的机械缫丝厂杭州世经缫丝厂和杭州大纶丝厂等开一代行商风气。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中,丁丙成功推动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转变,由旧式商人成长为现代企业家。

他还是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和出版家之一。丁氏八千卷楼与常熟铁琴铜剑楼、湖州亩宋楼、聊城海源阁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书楼。太平天国战争中丁丙、丁申弟兄及时抢救并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见功卓著,受到清廷嘉奖。

丁丙最为系统地出版杭州地方文献,如《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等大型丛书。其中《武林掌故丛编》26集190种200余册,乃杭州乡邦文献之百科全书,使杭州成为中国保存地方文献最完整的城市。现今研究杭州历史所用的文献主要赖有这套丛书。丁丙还编著有《武林坊巷志》《杭郡诗三辑》《善本书室藏书记》等巨著。古代最后一部并且是最系统的《杭州府志》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

丁丙也是中国最早萌生公共图书意识的人物。他不像一般私人藏书家那样将书深藏高阁、秘不示人,而是面向各地学子开放,几乎有求必应。他创建的浙江官书局所刻古籍大多以八千卷楼所藏为底本,所刻之书精品倍出,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惠嘉堂(八千卷楼)不仅是藏书楼,也是著名书局,以藏书优势系统出版各类古籍。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有作为的慈善家之一,丁丙倾尽毕生精力和家财改善民生,成为堪与西方慈善大家相比乃至有所